

# 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

吴元丰

清入关后,八旗分为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乌鲁木齐地处新疆天山北路东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年间,清统一新疆后,甘肃凉州、庄浪的八旗满洲、蒙古官兵携眷移驻乌鲁木齐,合编为一营。乌鲁木齐满营的设立,对巩固新疆的统一局面,加强清中央政权的统治,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增强西北边境地区的防务力量,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 清代 新疆 乌鲁木齐 八旗 满族 蒙古族 边防

作者吴元丰,1956年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研究馆员。地址:北京市故宫西华门内,邮编100031。

清入关后,八旗分为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这样,驻防八旗就成为八旗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清代各地的驻防八旗中,新疆驻防八旗的设立比较晚,由伊犁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和乌鲁木齐满营、巴里坤满营、古城满营、吐鲁番满营组成。以上10营组建的背景和时间、兵丁的来源、相关的定制、承担的任务等,彼此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主要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并参考相关的汉文文献,对清代乌鲁木齐满营加以论述。

## 一、乌鲁木齐满营设置的背景

18世纪中叶,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懈努力,清朝统一了新疆的天山南北。为了巩固统一局面、保持社会稳定和加强西北边防,清廷决定选派官兵到新疆天山南北各重镇要地驻防屯田。乌鲁木齐地处新疆天山北路东部,东接哈密,西接伊犁,南接喀喇沙尔,北接塔尔巴哈台,东北接科布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在乌鲁木齐派驻八旗和绿营兵,设办事大臣管理。当时派驻“乌鲁木齐马兵三百名、绿营兵五千名”,<sup>①</sup>其中300名马兵就是八旗兵,主要负责驻防,而5000名绿营兵负责屯田。当时,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都不是永久性的驻防兵,而是非永久性的换防兵,定期从内地选派换防。这样不仅繁琐,而且糜费钱粮,绝非永久之计。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清廷着手调整新疆的驻防屯田布局,并解决非永久性的驻防问题。伊犁地处新疆天山北部的西端,其战略地位较乌鲁木齐更为重要。

①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860—1。

在伊犁设立将军,将伊犁作为新疆的首府来经营。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初,从甘肃、陕西、热河、察哈尔、盛京和黑龙江等地抽调八旗满洲、蒙古、锡伯、索伦、达斡尔官兵,陆续携眷移驻伊犁,分别设置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和察哈尔营。同时,将伊犁的屯田绿营兵也逐渐改为携眷兵,从而彻底解决了伊犁八旗兵的非永久性驻防问题。然而,在此期间,乌鲁木齐驻防八旗兵的情况变化不大。乾隆二十六年(1761),乌鲁木齐驻防八旗兵由原来的300兵增加到500名,其中京师满洲兵300名为换防兵,张家口外察哈尔蒙古兵200名为携眷兵。<sup>①</sup>这200名察哈尔蒙古兵,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携眷移驻乌鲁木齐,属于永久性驻防兵。不久,其中50名移驻库尔喀喇乌苏,150名仍驻乌鲁木齐。乾隆三十年(1765),又将乌鲁木齐察哈尔蒙古携眷兵及换防的八旗兵全部移驻塔尔巴哈台。至此,在乌鲁木齐地方,已无驻防八旗兵。乌鲁木齐的绿营兵则不同于八旗兵,逐渐改为携眷兵,永久驻防屯田。

乾隆三十六年(1771)初,土尔扈特蒙古渥巴锡率领部众从伏尔加河流域迁回故土。清廷对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十分重视,一面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赈济,一面办理分地安置事宜。同时,开始重新考虑新疆天山北部的驻防布局和防务力量。当年九月初十日,乾隆帝降旨给军机大臣福隆安曰:“在伊犁附近地方,现有新投土尔扈特等几万口人居住,且又有几名大台吉,不可不预先防备。在筹办此项防务时,不仅是伊犁之兵力,而且理当考虑应援,若在巴里坤、乌鲁木齐皆驻满洲兵,则有利于扬威。将此,著一并寄信舒赫德,将驻兵几千合适、如何移驻之处,详加议定具奏。”<sup>②</sup>十月初一日,伊犁将军舒赫德接奉军机大臣福隆安的寄信后,具折奏称:“奴才伏思,若于乌鲁木齐、巴里坤驻满洲兵应援,则可伊犁迤东军威相连,且地方形势甚为紧要,实于一切皆有裨益,永久巩固边疆。”“于此二地,务必考虑体系之完整,驻满洲兵有益。乌鲁木齐地方辽阔,土地肥沃,又相距伊犁不远,请驻满洲兵三千名。巴里坤地方无法容纳过多驻兵,请只驻满洲兵二千名。”<sup>③</sup>然而,当时已卸任回京师的乌鲁木齐帮办大臣徐绩提出了与舒赫德不同的意见。他奏称:“玛纳斯地方,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之间,甚为辽阔,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于此驻兵,西可应援伊犁,北可应援塔尔巴哈台,东可弹压呼图壁、昌吉、乌鲁木齐等地遣犯。”<sup>④</sup>

于是,军机大臣福隆安等一时无法确定驻兵地点。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初三日,再次寄信伊犁将军舒赫德曰:“据徐绩所奏来看,玛纳斯地方,地处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适中。今在乌鲁木齐附近地方,皆驻屯田绿营兵。若在玛纳斯地方,又修筑城池,移驻满洲兵,与绿营兵混合驻扎,则满洲兵操练技艺,有利于扬威,且绿营兵秋收后亦可操练技艺。在玛纳斯地方,可否驻兵,应驻几千兵,满洲、绿营兵如何按比例混合驻扎,并如何修筑城池、训练兵丁等处,著舒赫德等详加核查,议定具奏。”<sup>⑤</sup>伊犁将军舒赫德接到军机大臣的寄信后,并没有直接否定徐绩的意见,而提出了一种变通办法。他认为“拟驻乌鲁木齐之满洲兵,若移驻乌鲁木齐与伊犁之间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布勒噶齐、济尔噶朗等地,则距巴里坤远”。所以,具折奏请,“拟驻巴里坤之满洲兵,索性移驻乌鲁木齐。”<sup>⑥</sup>同时说明,俟亲自前往察看库尔喀喇乌苏

① 参见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860—1。

② 军机处满文土尔扈特档 1696—1。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39—012。

④⑤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898—1。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42—022。

等处地形后,会同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巴彦弼等详细议定,另行具奏请旨。

不久,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察看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地形后发现,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布勒噶齐、济尔噶朗等地,虽然均处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战略地位也十分紧要,但不太适合大量的携眷官兵移驻,主要是解决携眷官兵所需柴薪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伊犁将军舒赫德与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巴彦弼等联名具折奏称:“察看济尔噶朗、布勒噶齐、库尔喀喇乌苏等地,虽然有建城之地,柴薪也多,但大兵移驻后,人口众多,每天砍伐使用,不过二三年,柴薪产地即至甚远。产煤之地,方可永久驻扎。如玛纳斯地方,原先柴薪也甚多。在彼处只驻一千余名屯田兵,这几年砍伐使用,产柴之地,现已至三十、四十里外。经奴才等详细商议,乌鲁木齐地方形势极其重要,且又产煤,相应请将拟迁满洲兵仍移驻乌鲁木齐。驻兵之后,玛纳斯地方亦相距不远,可按季节酌派兵丁巡查,扬威防范,兵丁也可学习野外行军之道及技艺,实有裨益。奴才等察看修筑三千名官兵驻城之地,乌鲁木齐现有之城西北三里处,地方辽阔,土质坚硬,试挖水井,水亦充足,即在此修筑官兵居住之城池房屋。”<sup>①</sup>这样,在伊犁将军舒赫德等人的坚持和要求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十六日,军机大臣福隆安等议奏,请照舒赫德等人所奏,在乌鲁木齐移驻 3000 名携眷满洲兵。<sup>②</sup>当日,奉旨准行,并令舒赫德、巴彦弼等妥善办理从内地抽调满洲官兵携眷移驻事宜。

## 二、乌鲁木齐满营官兵的来源

当时,除伊犁外,离乌鲁木齐最近的八旗兵驻地是甘肃凉州、庄浪和宁夏。甘肃凉州、庄浪驻防八旗的组建,始于雍正年间。彼时清中央政权尚未统一新疆,与蒙古准噶尔部不时发生战争,为了加强西部地区的防务力量,从京师、西安等地抽调八旗满洲和蒙古兵移驻凉州、庄浪,特设将军、副都统管辖。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新疆后,凉州和庄浪地区就失去了大量八旗兵驻防的意义,而且在凉州和庄浪地方没有行围处所,兵丁无法行围操演,恐日后荒废技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二月,乾隆帝降旨曰:“先前派满洲兵驻防凉州、庄浪地方,尚在平定准噶尔之前,因彼处为西陲要冲,故从西安满洲、蒙古、汉军兵内,抽调马步兵四五千名,设将军、副都统及协领、佐领等员管束,分驻凉州、庄浪二处。今准噶尔、回子诸地均已平定,巴里坤以西皆属内地,不可仍以凉州、庄浪为边徼,而该处并无行围习艺之所,以致兵丁怠惰偷安,俱归无用,何必以众多满洲兵闲驻无用之地。现在伊犁建造城堡,开垦屯田,设置将军总统管理,与其三年遣派一次换防兵更番戍守,不如将凉州、庄浪兵丁就近携眷移驻伊犁为好。”<sup>③</sup>因此,在乾隆二十九至三十一年(1764—1766)间,就将凉州和庄浪的一部分八旗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组建了惠远城满营。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清廷决定在乌鲁木齐地方移驻携眷八旗兵后,伊犁将军舒赫德又提出建议,将凉州和庄浪的八旗官兵全部携眷移驻。舒赫德奏称:“这次移驻之兵,理合就近移驻。今在凉州、庄浪二地驻兵近三千名,宁夏驻兵约四千名。凉州、庄浪之兵,原先特为防范厄鲁特而驻扎。仰赖皇上神威洪福,开拓疆域二万里,塞外各地均有驻兵,故在凉州、庄浪不必永久驻兵,即请全数移驻乌鲁木齐。”另外,“拟迁之三千名兵,若一次均起程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42—022。

② 参见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900—1。

③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126—2。

迁往,则由地方办理,亦为不便。而视建成官兵房屋之情,于三十七年(1772)秋迁其一半,三十八年(1773)秋迁其一半,便于由内地备办送往,且可办妥在乌鲁木齐修建城池房屋、开垦屯田及通融折给银两节余粮食等事宜”。<sup>①</sup>舒赫德的建议,立刻得到军机大臣福隆安等人的赞同,并议奏准行。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月,凉州副都统德云等接到军机处咨文后,着手办理凉州和庄浪驻防八旗兵携眷移驻乌鲁木齐事宜。经查看,“凉州、庄浪二地之官共八十三员,马甲二千七百名,步甲三百名,炮手四十名,工匠二十四名,养育兵二百八十名”。<sup>②</sup>于是,将这些官员兵丁分为两起。第一起“派拨庄浪所有五百名兵,补拨凉州上三旗九牛录九百余名兵、正红旗蒙古牛录九十余名兵”。其中“庄浪八旗,每旗六十余名兵,两旗合编一队,共编四队;凉州十牛录兵,每牛录各编一队,通共编十四队”。<sup>③</sup>并派遣庄浪城守尉1员、防御4员、骁骑校4名,凉州革职副都统1员、协领2员、佐领10员、防御10员、骁骑校10员,管带各队兵丁。<sup>④</sup>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月二十日起,每隔一日起程一队,至九月十六日,第一起十四队官兵均已携眷起程毕。<sup>⑤</sup>途经甘州、肃州、安西州、哈密、辟展、吐鲁番等地,于当年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六日间,陆续抵达乌鲁木齐。<sup>⑥</sup>第二起移驻乌鲁木齐的八旗官兵都是凉州的驻防官兵,共有14个牛录,1500余名兵,每牛录编为一队,共编14队,派遣副都统1员、协领3员、佐领14员、防御14员、骁骑校14员等官员管带。<sup>⑦</sup>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二十一日起,每隔一日起程一队,至六月初六日,第二起14队官兵均已携眷起程毕。<sup>⑧</sup>途经甘州、肃州、安西州、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于当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二十二日间,陆续抵达乌鲁木齐。<sup>⑨</sup>

以上分两起28队由甘肃凉州、庄浪移驻乌鲁木齐的八旗满洲、蒙古官兵共计3300余名。这些官兵都是携眷官兵。那么,其总人口是多少呢?目前尚未查到准确的数目,只能根据现已查到的相关数据进行推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十一日,凉州副都统德云在奏报第一起官兵移驻事宜折内提到:“本年移驻乌鲁木齐兵丁家眷,每队各有五百、六百余口。”<sup>⑩</sup>若以此数为依据,采用平均值的办法推算,每队各以550口计,先后两起移驻的官兵共28队,其总人口为15400口。另据《乌鲁木齐事宜》记载:除额定官兵3454名外,“截至乾隆六十年(1795)底止,满营壮丁一千一百一十四名,幼丁二千九百八十九名,男妇老幼共眷口一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名”。<sup>⑪</sup>这是凉州、庄浪八旗官兵移驻乌鲁木齐22年后的人口统计数目,官员、兵丁及其家眷共计19435口。在这22年间,乌鲁木齐八旗官兵未曾遇到任何战事,毫无重大伤亡。据此可以肯定,当年迁到乌鲁木齐的八旗人口不会超过19435口,应在15000口左右。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39—012。

②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57—009。

④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57—010。

⑤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71—035。

⑥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82—033。

⑦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14—010、011。

⑧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29—024。

⑨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41—037。

⑩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60—025。

⑪ 《乌鲁木齐事宜》,见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 三、乌鲁木齐满营的建制

甘肃凉州、庄浪八旗官兵抵达乌鲁木齐后,进驻新建的巩宁城,并“分别各该旗分牛录,父子一同前来者,不予分离,分配住房”。<sup>①</sup>这部分八旗满洲、蒙古兵,原在凉州、庄浪时,其建制自成体系,相互间有一定的差异。庄浪八旗满洲兵 500 名,每 2 旗合编 1 个牛录,共编 4 个牛录;每牛录各设防御 1 员、骁骑校 1 员,共设防御 4 员、骁骑校 4 员;并设城守尉 1 员统领,受凉州副都统节制。而凉州八旗满洲、蒙古兵 2500 余名。八旗满洲兵丁,每旗各编 2 个牛录,共编 16 个牛录;每牛录各设佐领 1 员、防御 1 员、骁骑校 1 员,共设佐领 16 员、防御 16 员、骁骑校 16 员;八旗 16 牛录分左右两翼,每翼各设协领 2 员。八旗蒙古兵丁,每旗各编 1 个牛录,共编 8 个牛录;每牛录各设佐领 1 员、防御 1 员、骁骑校 1 员,共设佐领 8 员、防御 8 员、骁骑校 8 员;设协领 1 员。另外,设凉州副都统 1 员,总统管理凉州和庄浪驻防八旗事务。两地八旗官兵移驻乌鲁木齐后,合驻一城,若仍保留原有建制,必将产生诸多不便,无法统一管理,因而按旗和兵种进行重新编制,就成为必然要办理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第一起凉州、庄浪的八旗官兵迁到乌鲁木齐后,参赞大臣索诺木策凌就开始办理整编事宜。将庄浪八旗 4 牛录兵丁皆拨归凉州各该旗牛录管束,其防御、骁骑校各 4 缺,尽行裁撤,俟出缺后,即行注销。同时奏明,“当兵丁尽数抵达后,另行整饬,应添加者添加,应裁减者裁减”。<sup>②</sup>第二起凉州八旗兵丁抵达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初四日,乌鲁木齐都统(是年六月,乌鲁木齐参赞大臣改为都统)索诺木策凌制定出整编方案,并具折奏称:“现移驻之官兵均已抵达,官兵之数目,理合酌情整饬均齐,并按其钱粮数目估算,应添加者添加,应裁减者裁减。是故,查移驻乌鲁木齐之官兵,原在凉州时,将八旗满洲、蒙古兵编为二十四牛录,其中十六牛录满洲兵,由协领四员管束;八牛录蒙古兵,由协领一员管束。所有协领各兼一佐领。今将移驻之庄浪五百名马步甲,为整齐起见,皆拨入凉州各自本旗满洲、蒙古牛录,仍编为二十四牛录,额定马步甲三千名。庄浪八旗官缺既已裁撤,相应按每协领管束两旗四牛录五百名兵计,八旗满洲十六牛录兵,仍由协领四员管束外,查八旗蒙古八牛录兵,共近九百名,若仍由协领一员管束,则兵数超过满洲旗一倍多,且管束亦不能周全,请增添协领一员,共为两员,分左右翼管束蒙古旗兵丁。再,派兵赴乌什、塔尔巴哈台等处换防,本地一切官差及牧厂,需用诸多协领、佐领。八旗官员不甚多,亦照伊犁之例,协领皆免兼佐领,另行补放佐领。再,查八旗满洲、蒙古二十四牛录之领催、前锋、马甲、步甲数目,参差不齐。为体制之完善,除八旗炮手、工匠外,均齐马甲、步甲数目,额定三千名。查得,二十四牛录共有领催一百六十八名,数量甚多。每牛录只留五名领催,可完全办妥牛录事务,相应裁汰多余四十八名领催。前锋有一百六十四名,不足以组建键锐营操练,请再增加七十六名,每旗各为十名。马甲共有二千三百六十八名,整饬划一,每牛录各留九十六名,裁汰其余六十四名马甲。步甲共有三百名,竟不敷派驻大街堆拨、八旗小堆拨,请再增加三十六名,每旗各为十四名。炮手四十名,请再增加八名,每旗各为二名,以备演放火炮。工匠二十四名,请再增加二十四名,每旗各为二名,设立工匠厂,学习制造兵丁所需撒袋、弓箭、马鞍等军械。如此通融整饬,则官兵数目整齐,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82—033。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85—038。

而且将裁汰庄浪官缺及兵缺后所省俸禄钱粮,与新增官兵应得俸禄钱粮对比核算,每年尚余银四百七十四两。因各牛录兵数相等,于供养家眷、摊派官差,亦皆均匀整齐。”<sup>①</sup> 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提出的这一整编方案,于当年十月初四日经军机大臣舒赫德议奏,奉旨准行。

于是,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按整编方案,对移驻乌鲁木齐的八旗满洲、蒙古官兵进行重新编制。整编如下:满洲 16 个牛录、蒙古 8 个牛录,共计 24 个牛录,八旗满洲每旗各管 2 个牛录,八旗蒙古每旗各管 1 个牛录;八旗满洲设协领 4 员,分左右两翼管理,每翼协领各 2 员,每员各管带 2 旗 4 牛录;八旗蒙古设协领 2 员,也分左右两翼管理,每翼协领各 1 员,每员各管带 4 旗 4 牛录。无论是满洲八旗,还是蒙古八旗,每牛录都各设佐领 1 员、防御 1 员、骁骑校 1 员、领催 5 名、前锋 10 名、马甲 96 名、步甲 14 名、炮手 2 名、工匠 2 名,共计佐领 24 员、防御 24 员、骁骑校 24 员、领催 120 名、前锋 240 名、马甲 2304 名、步甲 336 名、炮手 48 名、工匠 48 名。另外,保留了原有骑都尉 1 员、云骑尉 1 员、恩骑尉 1 员,以及八旗养育兵 280 名。<sup>②</sup> 又照伊犁之例,所有协领都赏戴花翎,从佐领内选委戴花翎前锋翼长 1 员、戴花翎前锋章京 2 员,防御内选委戴花翎章京 2 员,前锋内选委金顶蓝翎前锋校 24 名、小旗总 24 名,每牛录领催内选戴金顶催总 1 名。<sup>③</sup>

乌鲁木齐驻防八旗满洲、蒙古官兵经整编后,统称为乌鲁木齐满营。特设领队大臣 1 员,责成管理乌鲁木齐满营事务,归乌鲁木齐都统管辖。在乌鲁木齐地方,原本设办事大臣,乾隆三十七年(1772)初,为了妥善办理八旗兵移驻乌鲁木齐等处事宜,改设参赞大臣,受伊犁将军节制。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考虑到“乌鲁木齐管辖地方辽阔,且距伊犁遥远,兵民聚居,应办事务繁杂”,<sup>④</sup> 故又改设为都统,仍受伊犁将军节制。

#### 四、乌鲁木齐满营官兵的挑补

乌鲁木齐都统和领队大臣,一般都由京师八旗满洲和蒙古官员内经军机大臣具奏推荐,钦定补授,并不从本营官员内挑补。后来到了清末,这一定制有所变化,又时酌情任用本营或新疆其他八旗驻防营的官员。在建营之初,协领和佐领的挑补比较特殊。乾隆三十七年(1772)七月,特降旨曰:“佐领、协领均系较大职位官员,由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等直接选定补放,与例不符。协领、佐领出缺后,由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秉公挑选,送到伊犁将军处,复核选定拟正拟陪人员,具奏补放。”<sup>⑤</sup> 故协领和佐领出缺后,乌鲁木齐参赞大臣无权直接选员奏请补放,而按旗分牛录于应升人员内,每缺挑选 4 人,送往伊犁将军处,再由伊犁将军从中选定拟正拟陪者各 1 名,奏请补放。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乌鲁木齐参赞大臣改设都统后,乌鲁木齐满营的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员,皆由都统直接按旗分牛录于本营应升人员内逐级挑选,每一官缺,拟正 1 人,拟陪 1 人,缮写履历,具折奏请,钦定其中 1 人补放。凡拟授的协领、佐领、防御,按定例,在奏请补放的同时,理应送部引见,以便钦定补放。但乌鲁木齐地处边陲,送京引见往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43—013。

② 参见《钦定新疆识略》第 2 卷,第 39 页;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3777—038。

③ 参见《钦定新疆识略》第 2 卷,第 39 页;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42—016。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46—014。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46—041。

来需时较长,以致官缺空出时间过长,对营务带来诸多不便。所以,酌情变通定例,停止补放之前送京引见,而是补放后,不论年限,遇有差便,方送京补行引见。

另外,按驻防八旗之例,每 5 年举行一次军政考核,卓异者送京引见,年老有疾者,或勒令休致,或奏请革职。然而,考虑到乌鲁木齐战略地位,不宜年老有疾官员长期留任。因此,特别规定:“各员中年老有疾者,即应奏请革职,不必待军政之年”。<sup>①</sup>至于军政考核,仍按定例,每 5 年举行一次。值军政考核之年,乌鲁木齐都统亲自考核,视官员的品貌、技艺和年龄,依照规定的名额,保举卓异者数名,据实出具考语,奏明注册,乘便送京引见。

乌鲁木齐满营额设之兵 3000 名,包括前锋校、小旗总、催总、领催、前锋、马甲、步甲,而炮手、工匠和养育兵则不在其中。他们的挑补方法和范围也各不相同。前锋校、小旗总、催总、领催补缺后,按旗分牛录,从前锋、马甲、步甲内挑补。马甲、步甲、炮手、工匠之缺,亦按旗分牛录,从本旗本牛录闲散成丁内,选取年轻力壮、技艺娴熟者。养育兵是为了解决八旗生计而特设的一个兵种,在挑补时,既不考虑年龄,也不考核马步箭,而着重考虑家口众多和生活贫困的闲散人员,并“核实兵丁户口册,按其人口平分挑取”。<sup>②</sup>

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自乌鲁木齐“移驻官兵以来,已有十年,此间户口滋生,多寡不一,闲散丁数,参差不齐,故闲散众多之牛录,遇有披甲缺出,可挑取之年富力强、技艺娴熟者过多,而闲散缺少之牛录,遇有披甲缺出,一时难得堪以挑补之年富力强、技艺娴熟者。倘不加调整,于挑取披甲、承应差使甚是不均”。<sup>③</sup>类此的问题,并不是首先在乌鲁木齐驻防八旗内出现,早在乾隆三年(1738),便在京师八旗内出现,后采取均齐的办法,解决了八旗牛录间闲散丁多寡不一的问题。次年,在西安驻防八旗内,也出现了各牛录间闲散丁多寡不一的问题。经西安将军秦布奏请,奉旨决定:“各省驻防兵,移驻已久,此间滋生人数多寡不一,以致不均,相应饬交各省将军、副都统等,查明各自省分驻防官兵兵丁数目奏闻,不计京师原旗分佐领,视彼处丁数均齐。四旗驻防之地,于四旗内均齐。八旗驻防之地,即于八旗内均齐。务必将人丁数目均齐后,另造清册备查。挑选官员、领催、披甲时,即从均齐之旗挑取。至京师本旗本佐领,仍旧记入档册,遇比丁年分,咨送各该旗报部。如此均齐后,或至五年,或至十年,若滋生人口多寡不一,又需均齐,则各该地方将军、副都统奏闻缘由均齐。”<sup>④</sup>所以,时任乌鲁木齐都统的明亮,为了解决驻防八旗各牛录闲散丁不均的问题,根据已有的规定,具折奏称:“现请将乌鲁木齐八旗所有闲散丁,仍照原奏准施行之例,不计京师原旗分佐领,八旗满洲、蒙古二十四牛录一概平均计算,均齐户口及闲散丁数目。均齐之后,另造清册,移送户部及各该旗备查。在挑取官员、领催、披甲时,即从均齐之旗挑取。遇比丁年分,仍照旧例记入各该本旗比丁册内,具报该部、旗。如蒙皇上允准所请,经此次均齐后,或至五年,或至十年,倘滋生人口多寡不一,又需均齐,则查明闲散丁数目,奏闻缘由,再行均齐。”<sup>⑤</sup>遂经军机大臣议奏,奉旨准行。

自此,确立了乌鲁木齐八旗闲散丁的均齐制度,每到 10 年都均齐一次,从而扩大了挑取官兵的范围,不再按旗分牛录挑取,而是在整个驻防八旗各牛录范围内挑取。这不仅有于助挑选优秀人才,而且可提高驻防八旗官兵的战斗能力。

① 《清高宗实录》卷 814,第 9 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74—031。

③④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938—034。

## 五、乌鲁木齐满营的装备和防务

乌鲁木齐满营的八旗官兵,原在凉州、庄浪驻防时,共有马步甲 3000 名,除其中 300 名步甲外,其余 2700 名马甲,每名分给马 1 匹 3 分。<sup>①</sup> 配给鸟枪(即火枪)或弓箭,1600 名持鸟枪,1100 名持弓箭。<sup>②</sup> 其他装备也有差异。所以,在重新整编移驻乌鲁木齐八旗官兵的同时,也对八旗官兵的装备进行了调配。主要是增拨马匹和火器,按官员品级和兵种统一配给军械,并建立了军械的储备和管理制度。

乌鲁木齐满营的装备,除给马甲每人各发 3 匹马外,应配给的军械,均按官员品级和兵种配发。如协领每员配给盔甲 1 副、撒袋 1 副、弓 2 张、箭 250 枝、腰刀 1 把、蓝帐房 1 顶、锣锅 1 口,佐领每员配给纛 1 杆、盔甲 1 副、撒袋 1 副、弓 2 张、箭 200 枝、腰刀 1 把、蓝帐房 1 顶、锣锅 1 口,骑都尉每员配给盔甲 1 副、撒袋 1 副、弓 2 张、箭 200 枝、腰刀 1 把、蓝帐房 1 顶、锣锅 1 口,防御每员配给纛 1 杆、盔甲 1 副、撒袋 1 副、弓 2 张、箭 150 枝、腰刀 1 把、蓝帐房 1 顶、锣锅 1 口,云骑尉每员配给盔甲 1 副、撒袋 1 副、弓 2 张、箭 150 枝、腰刀 1 把、蓝帐房 1 顶、锣锅 1 口,骁骑校每员配给盔甲 1 副、撒袋 1 副、弓 2 张、箭 100 枝、腰刀 1 把、蓝帐房 1 顶、锣锅 1 口。另外,还有纛 32 杆、小旗 144 杆、棉甲 1500、鸟枪 500 杆、马枪 120 杆、帐房 1332 顶、锣锅 1332 口、威远炮 4 门、大神炮 4 门、劈山炮 44 门,集中存放在兵器库,以备应急之用。<sup>③</sup> 无论是配给官兵的军械,还是存放备用的军械,都不得短缺和损坏,每年年终,乌鲁木齐都统都亲自查看,并奏闻查看情形。

为了提高乌鲁木齐满营官兵的战斗力,不仅增拨装备和保持装备的齐全,而且加强官兵的训练。凉州、庄浪八旗官兵抵达乌鲁木齐后,经都统查看发现,马步箭劣者甚多,亟待提高技艺,以适应乌鲁木齐地方防务之需要。于是,首先对新移驻的官兵进行强化训练。从伊犁满营选调 5 名前鋒作为教习,每牛录都专派官员,每天都教习兵丁马步箭和枪法,每隔一日合演一次。都统和领队大臣不时查看指教,进步者奖励,未进步者惩处,甚至革退。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强化训练,兵丁的技艺都有不程度的提高,但马背技艺生疏者仍然较多。这说明,经过短时间的强化训练,无法提高全体兵丁的马背技艺。为了更好地提高兵丁的马背技艺,并得以长期保持,不得不改进训练方法。每年春季,选派 400 或 500 名官兵,由 1 名协领率领,驱赶八旗马匹,到乌鲁木齐附近的乌拉拜、阿尔浑恩、额林哈毕尔罕等处山里,选择水草丰美、野兽较多的地方,一边放牧,一边行围操练。入秋后,另选派一部分官兵进山,也一边放牧,一边行围操练。通过这种训练方法,既可牧放八旗马匹,又能提高官兵的马背技艺,收效显著。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乌鲁木齐都统永安奏称:“查得,移驻乌鲁木齐之满洲官兵,在内地驻扎年久,不甚知晓打猎及野外行军之道。自移驻以来,每年春秋二季,奴才等率领官兵到山里行围操练。近四年间,由于官兵勤奋学习,技艺明显较前娴熟,并皆始知野外行军之道。然而,在此期间,严加训练不致废弃技艺,至关重要。现山里积雪均已融化,青草返青,时届训练官兵之际,奴才委派协领色克精额,率领四百余名官兵,仍前往每年训练之地额林哈毕尔罕山里,各自赶去本旗

①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63—019。

②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60—005。

③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3777—038。

牧群, 选择适合放牧行围处所, 牧放牲畜, 行围操练。”<sup>①</sup> 由于这种训练方法成效显著, 而且也可牧放八旗马匹, 就成为乌鲁木齐满营的一项定制, 并长期遵照施行。

乌鲁木齐满营承担的防务, 最主要的是驻守乌鲁木齐地方的巩宁城, 并巡查附近的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以及土尔扈特游牧等处地方。乌鲁木齐地处交通要道,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廷决定派遣八旗官兵携着移驻乌鲁木齐后, 先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月, 从陕甘地区选派 1500 名绿营官兵到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旧城(即迪化城)西北六里、西山迤东三里格色地方”,<sup>②</sup> 动工修建兵房和城池, 次年建成。该城“周围九里三分, 墙连垛口高二丈二尺五寸, 厚一丈七尺。城外荷池周围一千九百八十九丈六尺, 宽二丈, 深一丈。城楼、角楼、炮台、官兵衙署房间, 以及仓库、堆房并官铺, 共计九千五百五十间”。御赐“城名巩宁城, 东承曦门、西宜穠门、南轨同门、北枢正门, 书满蒙回汉四字体于门端”。<sup>③</sup> 在城内, 建有乌鲁木齐都统、领队大臣、镇迪道道员、迪化州知州等军政官员的官署及各种仓库, 并居住着几千名官兵的家眷。巩宁城成为清代新疆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重镇之一, 其地位仅次于伊犁惠远城。所以, 乌鲁木齐满营驻守巩宁城为其首要任务, 在寻常情况下, 绝大多数官兵必须留守城池, 同时负责乌鲁木齐附近地方的安全。每年入秋后, 都统或领队大臣率领 400 名官兵, 巡查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土尔扈特及新厄鲁特游牧等处, 并顺便查看乌鲁木齐所辖的驿站和卡伦。

另外, 还定期选派官兵轮班驻守天山南北两路的重镇要地。在天山南路各城未移驻八旗兵, 而由天山北路的驻防八旗兵内定期派遣换防。起初从伊犁驻防八旗兵内派遣换防, 当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和吐鲁番移驻八旗兵后, 改由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和吐鲁番四营八旗兵内派驻。天山南路各城换防的八旗兵丁数目是根据当地的形势确定, 并无常数, 一般保持在 850 名左右。至于八旗兵丁分驻南路各城的具体数目, 据嘉庆十八年(1813)《南路各城驻扎满汉兵丁总册》统计如下: 喀什噶尔驻扎乌鲁木齐八旗兵 331 名, 英吉沙尔驻扎乌鲁木齐八旗兵 80 名, 叶尔羌驻扎乌鲁木齐、吐鲁番、巴里坤、古城八旗兵 200 名, 和田驻扎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八旗兵 6 名, 乌什驻扎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八旗兵 148 名, 阿克苏驻扎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八旗兵 62 名, 赛里木、拜城贴写古城八旗兵 3 名, 库车驻扎乌鲁木齐八旗兵 8 名, 喀喇沙尔驻扎乌鲁木齐、吐鲁番、古城八旗兵 10 名, 以上各城驻扎八旗兵共计 848 名。<sup>④</sup> 其中半数以上的兵由乌鲁木齐满营内派驻, 每两年或三年轮换一次。从道光十二年(1832)起, 又派遣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四营八旗兵赴天山北路塔尔巴哈台换防, 每次四营合派 400 名兵, 两年轮换一次。<sup>⑤</sup>

总之, 乌鲁木齐满营的设置, 对巩固新疆的统一局面, 加强清中央政权的统治, 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 增强西北边界地区的防务力量, 都具有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本文责任编辑 阿拉腾奥其尔]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683—011。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55—040。

③ 《乌鲁木齐事宜》, 见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 第 99 页。

④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3840—011。

⑤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4117—023。

origin, establishment, amount, cycle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etc. It also argues that Guangxi, Guizhou and Huguang disputed if this system should continue or be abrogated. It also studies the rationality, active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of the Banjun system. Besides, the paper also corrects the wrong view that “Banjun is military migration”.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Guangxi    Guarding Post    Banjun    Migration

**A Review on the Ying of the Man “Eight—Banners” of Urumqi in the Qing Dynasty    .....**  
..... **Wu Yuanfeng(46)**

After entering the Shanhaiguan Pass, the army of the Qing Dynasty divided “Eight—Banners” into Jingshi (Capital) Eight—Banners and Eight—Banners on garrison duty. Urumqi, located at the eastern part of northern route of Tianshan Mountains, Xinjiang,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fter the Qing Dynasty unified Xin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Qianlong, the Manzhou and Mongolian “Eight—Banners” from Liangzhou and Zhuanglang of Gansu province,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moved to Urumqi and combined into one Ying (military unit of the army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n nationality Ying played a key role and had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solidifying Xinjiang’s unifi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safeguarding the stability of local society and enhancing the defensive strength of northwestern China.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Xinjiang    Urumqi    the “Eight—Banners”    the Man Nationality    the Mongol Nationality    Frontier Defense

**From Local Officials to Gentry: Gao Qizhuo’s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  
..... **Zhou Qiong(55)**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udal rule of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the decline of Tusi (native hereditary headman) system, it became necessary to bureaucratize these native officers who identifi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ad higher level of the cultur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In the beginning of Yongzheng period, Gao Qizhuo, governor—general of Yu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made use of the chance and finished the historical task of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with peaceful means. He well arranged these hereditary headmen and made them become the components of feudal landlord class. This stimulated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frontier ethnic headmen from local officers to feudal gentry and had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Gao Qizhuo    Native Headman Identified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